



哲学史家文库

第2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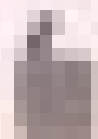
朱熹与退溪思想 比较研究

张立文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A Series of Books by the Historian of Philosophy



CHENGDU UNIVERSITY PRESS

成都出版社

朱熹与道溪思想 比较研究

朱熹与道溪思想比较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

哲学社会科学

哲学史家文库

第2辑

A Series of Books by the Historian of Philosophy

朱熹与退溪思想 比较研究

张立文 著



人民
出版
社

编辑主持:方国根

责任编辑:段海宝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熹与退溪思想比较研究/张立文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9
(哲学史家文库. 第2辑)

ISBN 978-7-01-013263-1

I. ①朱… II. ①张… III. ①朱熹(1130~1200)—哲学思想—研究
②李退溪(1501~1570)—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244.75②B3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2480 号

朱熹与退溪思想比较研究

ZHUXI YU TUOXI SIXIANG BIJIAO YANJIU

张立文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0.75

字数:33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13263-1 定价:4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自序

1960年以来,我连续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一百五十多篇论文,但从未想过结成集子。前几年学术著作出版情况稍好一些,曾有友好向我建议选编出版文集,因我手头要写的东西较多,没有顾得上选编,就放下了。近几年学术著作“不吃香”,出版又不景气,也便不再想此事了。最近蒙几位友好鼓励,于是鼓起勇气,从数十篇朱子与退溪的论文中,选编了这本集子。

拙著《朱熹思想研究》自1981年出版以后,曾在国内外引起一定的反响。但朱子“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52万字的《朱熹思想研究》亦只析其思想之一二,故又从各个角度、方面进行研究,以窥其广大和精微。这里所选10篇,就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写的。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朱熹易学思想辨析》这篇论文,是陈荣捷教授看了我的《周易思想研究》和《朱熹思想研究》两书后,给我出的题目,作为参加1982年美国朱子国际会议的论文;其他论文的撰写,也曾得到国际退溪学会和退溪学研究院的会长、院长、理事长及友好的帮助。

朱子学在东亚的传播和影响,本应在朱子思想研究范围之内。适蒙国际退溪学会的邀请,参加了第6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后之历届会议,因而有退溪学论文之作。我认为朱子学之所以在朝鲜得到传播与发展,其重要原因是与朝鲜的传统思想相结合。退溪的贡献,是在于把朱子学与朝鲜传统思想相融合过程中,发展了性理学。因此,从比较的角度,研究朱子学与退溪学的异同,既可以认识朝鲜是怎样和从哪些方面吸收朱子学,而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并在结合中使朱子学获得新生命、新发展;也可以认识朱子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即哪些方面在传播中得到了发展,哪些方面在传播中没有生命力。无论是传播还是吸收,都是一个严肃的选择过程。在这个选择过程中,不免出现各种各样问题的论争。每一次论争都是吸收者对本国

传统文化思想和被吸收者文化思想的再认识,也是传播者对自身文化思想和被吸收者国家传统文化思想的再认识。反复地论争和认识、再认识,使得朱子学深深地融进了朝鲜的传统文化思想之中,而成为朝鲜自己的传统文化思想。

同时,朱子学与朝鲜传统文化思想的融合,就意味着和合地创造,这个创造的成果就是以退溪学、栗谷学等为代表的朝鲜当时整个时代的精华——朝鲜新儒学(性理学)的出现,并影响日本。所以,对朱子学与退溪学进行比较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在这方面,我准备还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研究的深入,有赖于研究方法的变革。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理论的探讨,归根到底都关联着理论方法的探讨;一切理论的变革,亦往往以方法的变革作为它的先导。特定学科的研究方法之完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体现着该学科的成熟程度。中国自先秦以来,有关理论研究方法的变革,大体经历五个阶段:一是,先秦各家儒、道、墨、名、法、阴阳各有自家的方法,呈现为多元性。二是,自汉至清基本上是经学的方法,这又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方法,古文经学重训诂考证、名物制度,今文经学重义理、微言大义,而展现为汉学与宋学。三是,明中叶以后,西学东渐,至五四运动,西方工业文化的重实证的方法影响中国学术理论界,产生了以实证为指导的理论研究方法。四是,五四运动以来,西方各种理论学派涌入中国,中国学术思想理论界在接受、吸收西方各学派理论的同时,亦接受、吸收了各学派的理论方法,对中国学术思想(包括中国哲学)进行研究,而呈多样性的特征,而近40年来主要是采取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主客二分的条块方法。五是,20世纪80年代,笔者发扬中国传统“字义”、“范畴”的方法,又吸收西方现代理论方法,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逻辑结构理论方法(参见拙著《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中国文化哲学发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本书的各篇,都是运用哲学逻辑结构论方法的尝试和案例。

本书虽分上、下两篇,但这两部分紧密联系,相互补充,读者可获得互相启迪之功效。最后,还要感谢叶海烟教授、陈慧剑先生和文津出版社的邱镇京教授,由于他们的帮助,此书才有可能得以问世,而呈献给读者。

张立文

1993年12月于北京

目 录

自 序	(1)
-----------	-------

上 篇 朱熹思想研究

一、朱熹哲学的逻辑结构	(3)
二、朱熹哲学思想浅析	(24)
三、朱熹道的思想	(48)
四、朱熹易学思想辨析	(59)
五、朱熹美学思想探析	(75)
六、朱熹的史学思想	(100)
七、朱熹的体与用范畴	(117)
八、朱熹哲学与自然科学	(129)
九、朱熹与王守仁哲学之异同	(158)
十、朱熹卜筮之谜的考释	(165)

下 篇 朱子与退溪思想之比较

十一、李退溪哲学逻辑结构探析 ——朱熹与李退溪哲学逻辑结构的异同	(173)
---	---------

十二、李退溪认知范畴系统论

——退溪对于朱熹思想的阐释 (190)

十三、朱子与退溪理动静论之比较 (205)

十四、朱子与退溪、栗谷道心人心论之比较 (220)

十五、朱子与退溪价值观之比较 (235)

十六、朱子与退溪的易学思想比较研究 (250)

十七、李退溪理数思维略论 (275)

十八、退溪与《朱子书节要》 (300)

上 篇

朱熹思想研究

一、朱熹哲学的逻辑结构

一个哲学的逻辑结构,是指其哲学自身的内在联系。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的基本范畴及其各个方面之间,盘根错节,交互渗透。只有深入揭示其体系的内在逻辑结构,才能如实地反映其体系的本来面目。本文试图对朱熹哲学的逻辑结构进行若干具体的分析,不当之处,望方家指正。

(一) 哲学逻辑结构的起点

朱熹(1130—1200年)哲学虽然博大精深,但总有线索可寻。他的哲学体系内在的逻辑结构,在《朱子语类》中是这样表述的:

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气,二气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来,只是此一个理,万物分之以为体,万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然总又只是一个理。^①

从“上推下来”,“理”——“气”——“物”,或从“下推上去”,“物”——“气”——“理”,这就是朱熹哲学结构的骨架子,也即是他的世界图式;“理”(“太极”、“道”)、“气”(“阴阳”、“器”)、“物”(“五行”)则是其哲学结构的基本范畴。揭示其哲学结构的骨架及其基本范畴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便能把握其哲学结构的实质。

先剖析“理”——“气”这一逻辑结构的基本范畴。

“理”,《说文》:“治玉也,从玉,里声。”段玉裁注:“《战国策》郑人谓玉

^①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十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

之未理者为璞,是理为剖析也。……理以成器,不难谓之理。”^①“理”是指治理,引申为条分缕析。先秦孟子说“理”,有条理、道理和准则的意思,“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②庄子说:“依乎天理,批大郤,道大窾。”^③荀子也说:“物之理也。”^④韩非则在《解老》中说:“万物各异理。”这些“理”字皆有道理、法则的意思,但都没有把“理”作为其哲学的主要范畴。佛教华严宗提出“理法界”、“事法界”^⑤,以“理法界”为根本,而成为其哲学的主要范畴。二程援佛老人儒,把“理”作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而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

“理”是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也是其哲学的逻辑起点和终点。本体“理”未发时自身具有独一无二、寂然不动、“无造作”、“无计度”等特点。但其中蕴含着“动”、“造作”、“计度”的潜在性。它是一个纯然绝对、远离尘世、“洁净空阔”的世界。对于这样一个悬空无着落的本体“理”,朱熹也曾为其无处“安顿”、“挂搭”、“附著”而伤脑筋,这样,“理”便下降到“气”上,借“气”而实存,依“气”而展开他的哲学的逻辑结构。

“理”自身纯然绝对,但它是“气”、“万物”的所以然之故,即所赖以存在的宇宙本体。在朱熹看来,不论自然界的草木禽兽,还是社会上的人类,不论是宇宙星辰,还是蝼蚁粟粒,都以它为自身存在的根据。假如说客观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自然的了解而不附加任何外来的成分的话,那么,朱熹则在自然界的日月星辰、草木禽兽出现之前,附加了一个抽象的、异在的“理”。他说:

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⑥

朱熹把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等,区分为形而下与形而上或“物”与“理”两个方面。“物”是指自然界事物本身而言,是“形而下之器”,“理”是

①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一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② 《孟子·万章下》,《孟子集注》卷十,《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③ 《庄子·养生主》,中华书局1961年版。

④ 《荀子·解蔽》,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⑤ 宗密:《注华严法界观门》,《大正藏》卷四十五。

⑥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十二。

指自然界事物中所存在的那个“理”，是“形而上之道”。朱熹哲学的思辨在于：他把草木禽兽的“理”与具体的草木禽兽分裂开来，然后，把事物的“理”加以抽象，使它离开客观存在的具体山川人物、草木禽兽。这样，事物的“理”就成为“形而上之道”，具体事物便成了“形而下之器”。事物的“理”便成为具体事物之前而存在的东西。反过来，又由“形而上之理”来作为具体的日月星辰、山川草木和人物禽兽存在的原因。于是，一个超越自然界而又比自然界更普遍、更有力的“理”就存在了。这就是朱熹的形而上之理的哲学建构。中国古代哲学家讲“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①。朱熹注曰：“阴阳皆形而下者，其理则道也。”^②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别，犹西方哲学所讲的形式与质料、本体与现象的关系。不能由于中国古代哲学家没有用本体与现象概念，便否定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哲学思辨。各个民族都有用以表述自己民族理论思维的概念、范畴，而不能强求一律。朱熹的“理”作为“单个的存在物”，就是附加在事物“之上”、“之先”的“神化了的绝对”。朱熹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③“理”，先天地、先人物；无理，也就无天地、无人物。因此，“理”是天地、人物的主宰。从这个意义看，“理为不生不灭”，犹如释氏“以神识为不生不灭”^④。“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⑤这就把“理”的异在于自然界的性质，描绘得很清楚了。在这里，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是分明的。

既然“理”是一个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的精神本体，那么怎么能派生出活生生的现实世界和千差万别的具体事物呢？这显然是朱熹哲学逻辑结构的一个难题和矛盾。

朱熹为了解决本体“理”和具体事物之间的矛盾，为了达到某种现实内容的假象，他不得不从形而上的“理”返回到形而下的事物，即从一般的、普遍的形式返回到具体的“事物”，也就是从抽象的“理”返回到具体的草木禽兽。但是，从“一般果实”返回到“具体的果实”，从“理”返回到“物”，从本

① 朱熹：《系辞上传》，《周易本义》卷三，世界书局1963年版。

② 朱熹：《系辞上传》，《周易本义》卷三。

③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

④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二六。

⑤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

体到自然界,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难关。然而,哲学家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摆脱他们所面临的困境。

柏拉图采取了“分有理念”的方法,黑格尔曾把绝对观念描绘成一个过程,绝对观念从逻辑经自然到精神三个阶段而回到自身,即以不断“外化”的方法来解决这个矛盾。但朱熹的“理”与柏拉图和黑格尔的理念、绝对观念不同,因为,他的“理”尽管是具体事物的所以然者,而其本身毕竟是寂然不动的。因此,他在解决“理”返回到“物”的时候,在“理”——“物”之间,不得不在其形而上的“洁净空阔”哲学的逻辑结构里加进了形而下具体的器或阴阳的内容,纳入被张载所发展了的“气”这个范畴,作为“理”派生万物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构成“理”——“气”这对范畴的矛盾,并在“理”中达到了统一。这是朱熹哲学逻辑结构的特点也是其弱点。它既意味着朱熹哲学没有能够把形而下的“气”完全消化在自己的体系之中,又破坏了“理”生“物”而返回“理”的体系的严密性和完整性。

朱熹认为,“气”与本体“理”相比,其不同特点是,“气”是一个生气勃勃,既能“凝聚”,又能“造作”的东西。他说:

盖气则能凝结造作……且如天地间人物草木禽兽,其生也莫不有
种,定不会无种子白地生出一个物事,这个都是气。①

气则能酝酿凝聚生物也。但有此气,则理便在其中。②

“气”把“理”——“物”联系、沟通起来,使“理”借助于“气”而化生万物,以克服其体系的矛盾,而且使“理”有了“挂搭”和“附著”的地方。“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③“若气不结聚时,理亦无所附著。”④“无那气质,则此理无安顿处。”⑤正因为“理”有了着落,所以是个“实底道理”。

由于“理”找到了它借以“安顿”、“附著”的“气”,因此,便自然而然地推衍出日月星辰、人物禽兽等现象世界的生动场面。他是这样来描绘的:

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
拶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

①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

②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

③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

④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

⑤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七十四。

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只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①

朱熹的宇宙结构理论,尽管是采用“浑天说”,但却是经张载融“宣夜说”之后的“浑天说”,故地不是漂浮在水中,而是在“气”中。他的天体演化理论,虽受汉以来“轻清者为天,重浊者为地”的影响,但不无创见。他认为,由于“阴阳”二气不断地旋转运动,而产生摩擦、碰撞,便凝结成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形成了天、日月星辰,并处在不停顿的运动过程中。又由于不停地摩擦、碰撞,拶出的渣滓有粗有细,世界万物也就有粗细之别。他说:“造化之运如磨,上面常转而不止。万物之生,似磨中撒出,有粗有细,自是不齐。”^②这种宇宙生成的理论,不仅吸收了许多自然科学的成果,而且也吸收了形而下客体理的思想资料,如果撇开朱熹哲学的盖子——“理”,那么,这个天体演化的理论,岂不充满着形而下的气味吗?

朱熹又用“气化”的理论去解释人类的起源。他说:

天地之初,如何讨个人种?自是气蒸结成两个人后,方生许多万物。所以先说“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后方说“化生万物”。当初若无那两个人,如今如何有许多人?那两个人便如而今人身上虱,是自然变化出来。^③

他把人的“气化”而成比作虱的自生,当然是不科学的。但以人的产生是“自然变化出来”的,显然是与“天地故生人”的天命论格格不相入,而与“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④的元气自然论相接近。形而上的绝对理转弯抹角地接近了形而下的客观理,甚至部分地充满了客观理,而消解了绝对理。

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朱熹也不会损害本体“理”的绝对性(绝对理),当他在作概然性的论述时,便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⑤在把“理”与“气”做了形而上、形而下的区别之后,“理”便成为“生物之本”,而“气”便成为“生物之具”,或称为生物的材料,“五行阴阳七者滚合,便是生物底

①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

②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

③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十四。

④ 王充:《物势》,《论衡》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朱熹:《答黄道夫》,《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材料”^①。当然,生物之具的“气”不能离了生物之本的“理”。“理”仍处于主宰的地位,这虽然与“气”生物的过程的描述相矛盾,但却为“理”的哲学逻辑结构所要求。

究竟朱熹怎样解决“理”——“气”,即生物之本与生物之具这个哲学问题呢?

首先,朱熹以“理”为本而“气”为末,“理”为先而“气”为后。《语类》记载:

问:理与气。曰: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②

以本体言之,则有是理,然后有是气。^③

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④

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⑤

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⑥

在这里,朱熹既不含糊其词,也不模棱两可,他以明确的语言清楚地表述了“理本气末”、“理先气后”、理“形而上”、气“形而下”等思想。这说明他在“理”、“气”关系问题上,仍然坚持“理”为本体界、“气”为现象界的观点。所谓“推上去”,即推到本体“理”那里,是说“理”的绝对至上性;“推其所从来”,即万物是从“理”化生出来,是说“理”的普遍实在性。因此,他说:“有是理,后生是气。”^⑦“太极生阴阳,理生气也。”^⑧现象界的“气”是由本体性的“理”所化生。尽管朱熹未能从理论上详尽地论述“理”如何化生“气”的问题,这只能说明其哲学体系的不够完备,而不能说是二元论。朱熹唯恐由于强调“理”不离乎“气”而产生“气先于理”的误解,因此他特地申明:

所论理气先后等说,正坐如此(按:即“理先气后”——引者注),怕说有气方具此理,恐成气先于理,何故?却都不看有此理后,方有此气。

①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十四。

②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

③ 朱熹:《四书或问》卷二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

⑤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

⑥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

⑦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

⑧ 见《集说》,《周子全书》卷一,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既有此气,然后此理有安顿处,大而天地,细而蝼蚁,其生皆是如此。^①
要看“有此理后,方有此气”,这才是他哲学逻辑结构的本旨。

其次,“理”与“气”相依而不相合,相分而不相离。朱熹说:

太极,理也;动静,气也。气行则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尝相离也。^②

理不可见,因阴阳而后知。理搭在阴阳上,如人跨马相似。^③

一方面,他说明“理”、“气”相依而不相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④,就是“理”、“气”相互联结、相互依存的意思,只有相依,“理”才能资乎“气”而化生物。另一方面,他把这种“相依”,不是看作“理”必须依赖于“气”而存在,而是看作“人”骑“马”的关系。“马”能载“人”,“马”只能听从人的意志而奔驰。人为主,马为从,人骑马,马被骑,“理”与“气”即为一种主从关系。他说:“气之所聚,理即在焉,然理终为主。”^⑤因其为“主”,所以“理”能居主宰者和决断者的地位。再一方面,他把“不离”不是看作“理”寓于“气”中,而是“理”自“理”、“气”自“气”的杂拌:“理在气中,如一个明珠在水里。理在清底气中,如珠在那清底水里面,透底都明;理在浊底气中,如珠在那浊底水里面,外面更不见光明处。”^⑥以“明珠在水里”比喻“理在气中”,尽管“气”(二水)有清浊之分,“理”却自明。“理”不因“气”而改变自性,可见“理”是独立于“气”之外的。

这种“理”、“气”相依、相分的关系,朱熹有这样一段话:

所谓理与气,此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大凡看此等处,须认得分明,又兼始终,方是不错。^⑦

一是“理上看”,一是“物上看”。即使在讲“理”、“气”浑沦一起的时候,他也坚持“理”是先物而存在的形上本体,这即所谓“方是不错”处。其实,他颠倒理与气的关系,而正是他的欠缺。尽管朱熹用了许多新奇的说法,但他

① 朱熹:《答杨志仁》,《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

②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十四。

③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十四。

④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

⑤ 朱熹:《答王子合》,《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九。

⑥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四。

⑦ 朱熹:《答刘叔文》,《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六。